「沒開玩笑啊。」賴一心抓頭說：「妳聽我解釋。」

「不聽！不聽！」瑪蓮叫：「每次都說聽你解釋，然後不知不覺就被你騙了！叫我和蚊子一起，這算什麼嘛！」

賴一心正說不出話，張志文在一旁嘟嘴嘟囔說：「阿姊反應別這麼大啊，真不給面子。」

「你別吵！」瑪蓮瞪了張志文一眼。

「瑪蓮。」葉瑋珊輕聲說：「一心不是開玩笑，洛年也這麼建議。」

「嗄？」瑪蓮瞪著沈洛年說：「洛年你也來胡鬧？」

「不然……」沈洛年一轉念說：「妳和添良一組，奇雅和志文，這樣就沒問題了吧？」

「啥？」瑪蓮一愣說：「這又是啥意思？」

葉瑋珊這才介面說：「因為妳和奇雅都足以獨立作戰，但是添良和志文兩人比較適合輔助……所以才想拆開妳們；他們兩人一組時，有些

狀況不好應付。」

看瑪蓮說不出話，賴一心忙說：「我也是這個意思，但是關于志文和添良，我其實覺得添良比較適合奇雅，志文比較適合瑪蓮，如果妳們

一定不願意的話，照洛年建議也是可行，不過……還是不大理想。」

瑪蓮這才知道賴一心不是開玩笑，她嘟起嘴，抱著奇雅的手臂說：「可是我不想和奇雅分開。」

眾人跟著望向奇雅，奇雅目光掃過眾人，又看了看瑪蓮，思忖了片刻才說：「我也不想和瑪蓮分開。」

瑪蓮一喜，正想開口，卻聽奇雅接著說：「但眼前的狀況來說，確實分開比較好。」

「奇雅——」瑪蓮低聲喊。

「現在在打仗，別鬧脾氣。」奇雅拍拍瑪蓮的手，轉頭對賴一心說：「為什麼洛年的說法不理想？」

賴一心解釋：「以添良和志文的特色來比較，添良地面的高速移位，應該能有效、持續地幫妳吸引強敵注意力……至於志文的飛行攻擊，

是一次次的突襲，並沒有連續性，對奇雅幫助不大，反而適合和擁有持續攻擊力的瑪蓮配合。換種方式說，若奇雅和志文搭配，兩人都沒法有

效牽制強敵，隊伍容易被沖散，但和添良搭配，雖然一樣不能正面抵擋對方攻擊，但只要對方攻擊其一，另一人馬上可以持續出手，有效協助

牽制；而另一面，當瑪蓮吸引、抵擋住敵人的時候，志文聚集全力的突襲式攻擊，會成為突破僵局的關鍵。」

奇雅聽罷，緩緩點頭說：「有道理。」

「若遇到兩、三個強敵呢？」瑪蓮哼哼地說：「還不是沒用？」

「若配合得當，一樣可以面對多數敵人的。」賴一心說：「新組合的默契當然不如過去的搭檔，還需要慢慢培養，我也是第一次和小睿配

合啊。」

吳配睿嘻嘻笑說：「一心哥和誰都可以配合得很好啦，只是有點對不起宗長。」

「對不起什麼？」葉瑋珊輕啐說：「怎不說一心對不起宗儒？」

「沒關系，我答應了睡前會去安慰無敵大。」吳配睿笑說：「一心哥可以學我。」

怎麼個安慰法？葉瑋珊臉一紅，忍不住偷瞧了賴一心一眼，賴一心卻也正看著葉瑋珊，兩人目光一碰同時避開，都有些不好意思。

愣在一旁的黃宗儒，看眾人表情古怪，忙說：「小睿意思是陪我聊天，別誤會。」

誤會什麼？吳配睿一怔，這才發覺自己剛剛所言頗有語病，有些尷尬地低聲啐說：「我當然是說聊天。」

瑪蓮可不管這幾人的打情罵俏，賴一心既然說得頭頭是道，奇雅又似乎已經允可，看來分組分定了。她先白了賴一心一眼，回頭看著縮在

一旁的張志文，忍不住罵：「臭蚊子，你幹嘛不吭聲？」

張志文可不是笨蛋，他當然希望和瑪蓮一組，但他也很清楚，這時候自己說越多越容易壞事，只乾笑說：「我沒意見，一切由阿姊裁決。

「可惡！」瑪蓮頓足說：「一組就一組，打仗時你要是再胡說八道調戲阿姊，我馬上跟你拆夥。」

張志文行了個軍禮說：「是！我一定打完仗以後才胡說八道。」瑪蓮一愣，倒是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新編組的各軍團當然不只派兩個白宗人領軍，賀武、李翰等其他高手也要配人，賴一心正接下去安排，沈洛年見沒自己的事，和葉瑋珊打

了個招呼，飄身離開，打算找個水源處，讓牛精旗泡在水中好好吸了個飽，明天恐怕還有機會用到。

歲安城中的河流，是從城北端九回山區引入，順著規劃的管道一路往南延伸，人工河道倒不難找，沈洛年就近找了個地方落入河溝緩沖區

，取出牛精旗，探入水中。

這一放入水中，牛精旗周圍馬上產生了水流迴旋，就彷佛放入一個空瓶子，水正迅速地向著中心湧入，沈洛年不禁微微咋舌，看樣子這裡

面能引入的水量可真不少……不過這也沒錯，讓百步內充滿大片濃霧所需的總水量可也不少，何況還得持續好一陣子？而這麼多水裝在裡面，

牛精旗卻輕飄飄的，看樣子還真是裝到玄界去了，可惜不能直接倒水出來，不然這不是個超大的水壺嗎？

沈洛年正胡思亂想，突然覺得身後有點異常，他回過頭一望，卻見河溝上的大道左側，一大群人正望著自己，看起來大部分是軍人，但也

擠了一些普通平民，那些人看著自己的目光，似乎和前陣子又有些不同了？除了敬畏、驚懼之外，似乎還多了點不大熟悉、不大該有的氣味，

不過那種氣味倒不會讓人反感。

看沈洛年目光轉了過來，人群一陣騷動，不少人正低聲議論著，似乎有人想走近，又有人想阻止，隔了一段距離，沈洛年也聽不清楚，只

感覺身後老是嗡嗡聲不斷。

這可真有點煩，早知道應該去山上找流泉，沈洛年轉回頭，望著泡在水中的牛精旗，考慮片刻，終於還是懶得換地方，就這麼背對著眾人

，不管他們在自己身後吵。

又過了好片刻，沈洛年感覺到有五、六個帶著一絲淡淡妖炁的人，從河岸掠下，正往自己背後走來，而那些嗡嗡聲也突然安靜了下來。

又在搞什麼？既然是妖炁……該是引仙部隊的人吧？好像是千羽的？雖然引仙部隊該不會有人想暗算自己，不過防人之心不可無，眼看對

方越走越近，沈洛年皺起眉，回頭看了一眼。

這一回頭，那些人一驚同時止步，領頭的長腿女子露出笑容，輕招了招手笑說：「洛年。」

沈洛年卻也有點意外，身後是六個年輕女子，領頭兩人自己倒是挺熟悉，就是酖族的昌珠和羅紅，那兩人因為和白宗眾人本就相識，當初

白宗在澳洲選擇引仙者的時候，就應征成為少數幾名千羽引仙者，而因為千羽的特性使然，除張志文之外，之後的千羽引仙幾乎都是選身材纖

細的女子，讓她們更容易發揮千羽的特性。

酖族女巫十年一募，昌珠其實大了羅紅十歲，如今已經三十過半，不過因為過去二十年都處于麒麟換靈的狀況，老化速度大減，當初看來

不過二十出頭，換靈能力消失後雖開始老化，如今也不過接近二十五、六歲的模樣，而羅紅更不像超過二十歲的女子，至於其他幾名女子，看

來也差不多這個歲數，她們眼神發亮地直盯著沈洛年，不知道正期待著什麼。

若是別人，沈洛年說不定懶得理會，但是酖族女巫這幾年倒是幫過自己不少忙，無論是咒誓之術、影蠱凱布利、道咒總綱，一直到前陣子

幫忙照顧狄純，都是靠這些人出力，沈洛年不好給她們臉色看，只微微皺眉說：「小珠姊、小紅姊，怎麼了？」

「洛年，這幾個小妹妹，都是我們小隊裡面的美女喔。」昌珠笑說：「她們想請你喝點小酒，彼此認識一下，做個朋友，能不能賞光啊？

什麼？沈洛年這輩子從沒聽過這種邀約，還以為自己聽錯了，愣了愣才說：「請我喝酒？」

「天剛黑，鑿齒就打來了，你該也還沒吃晚餐吧？」昌珠笑說：「一起解決吧。」

沈洛年目光掃過這幾名女子，倒也看不出是不是美女，自從鳳凰換靈之後面對女子，除非對方明顯有缺陷或真是明艷過人，沈洛年看起來

都差不多，他考慮了幾秒才說：「為什麼要認識我？」

昌珠一怔，笑說：「這還要問嗎？你是今天作戰的大英雄啊。」

「啥？」沈洛年一呆。

昌珠睜大眼睛笑說：「你單槍匹馬不知道殺了多少鑿齒，差點被鑿齒攻破的城墻也是被你守住的，還放霧逼得對方全軍撤退……我們千羽

部隊都在天上看到了喔，現在這些事應該已經傳了開來，想請你吃飯的人一定很多，不過我們可是先來的喔。」

沈洛年突然明白，那很不熟悉的氣味，原來是仰慕的味道……媽的，以前可沒人仰慕過自己，難怪不熟。沈洛年心中一面亂想，一面隨口

說：「這兒已經有餐廳、酒吧之類的地方了？」

「有喔，每個區都有一個。」看沈洛年似乎有意願，昌珠欣喜地說：「都是過去總門開的……換句話說就是公營的啦，現在還沒幾個人有

這種財力開大型餐廳，不過現在鑿齒圍城，也沒什麼好吃的，只是個聊天的地方。」

原來如此，沈洛年這一瞬間頗有點困惑，他對這種聚宴自然沒有興趣，拒絕人沈洛年很在行，但「委婉」地拒絕他可不大熟練，可是沈洛

年又不很想讓這兩個酖族女子難堪，遲疑了一下，還不知道該怎麼開口，昌珠突然湊近沈洛年耳畔說：「很多人都以為你是壞人，我們有很努

力幫你宣傳喔。」

吃個飯倒沒什麼不行，沈洛年其實有點意動，但他望了水中的牛精旗一眼，見周圍仍有水流往內繞，看樣子還得吸一陣子，正想拒絕，昌

珠又笑說：「順便告訴你，小紅和男朋友分手了喔，現在是自由之身。」

「小珠，妳說這幹嘛。」羅紅一怔，有點尷尬地說。

「不該說嗎？」昌珠嘻嘻笑說。

看樣子還是別去，沈洛年搖搖頭說：「不了，我還有事。」

昌珠有點失望地回頭和羅紅互看了一眼，這才說：「好吧，洛年不賞臉，我們自己去。」

沈洛年一轉念說：「小珠姊。」

「嗯？」昌珠以為沈洛年變了主意，睜大眼睛回頭。

「那些人妳認識嗎？」沈洛年說：「能不能請他們別盯著我？」

昌珠一愣，輕笑說：「好，我去幫你趕人。」

「謝謝了。」沈洛年轉過頭，繼續望著河流。

昌珠倒是交遊廣闊，上去對眾人說了幾句話，圍觀的人漸漸散去，沈洛年舒服不少，又等候了片刻，那牛精旗吸水速度似逐漸減緩，眼看

就快足夠，突然耳中傳來輕疾的聲音：「白宗葉瑋珊要求通訊。」

沈洛年微微一怔，才剛分開不到一個小時吧？怎麼突然又要找自己，沈洛年讓輕疾接通後，開口說：「瑋珊？」

「洛年！」葉瑋珊聲音有點焦急地說：「怎辦？金鳥珠好像被我弄壞了。」

「嗄？」沈洛年一怔說：「怎麼說？」

「我和一心找了隔光板，在地下室測試，效果很好，打開的時候確實放出了非常強烈的光芒……仿佛近在眼前的太陽。」葉瑋珊說：「但

只有幾秒鐘時間，之後就沒了。」

「能量用完了吧？」沈洛年說：「要重新灌入炁息。」

「我有灌入。」葉瑋珊說：「可是好像沒用。」

「要灌到灌不進去才算滿吧？」沈洛年也不很清楚，猜測說。

葉瑋珊頓了頓說：「也對，這麼強烈的光華，需要的能量應該不少……是我想錯了，不過想充入足夠炁息，不知道要花多久時間？」

「妳在玄界不是有存炁息嗎？」沈洛年說：「統統拿出來灌吧。」

「那也是有限的，不能隨便浪費，萬一打仗需要怎辦？」葉瑋珊沉吟說：「我去找大家一起灌好了，除一心以外，大家納炁速度都不慢。

「不用這麼麻煩。」沈洛年說：「妳在白宗嗎？」

「是啊，怎麼？」葉瑋珊說。

「你去高臺等我，我帶妳到天上去。」沈洛年說。

「啊。」葉瑋珊喜說：「對了，離開息壤區，我引炁的速度和質量都會大幅提升。」

「就這樣吧。」沈洛年將牛精旗取出水面，甩幹收起說：「我這就過去屋頂高臺。」

「這樣嗎？」葉瑋珊語氣有點遲疑：「會不會太麻煩你？」

「不會。」沈洛年頓了頓說：「除非妳不想去。」

葉瑋珊一怔說：「當然……不會，我馬上上去，你等我幾分鐘。」

「好。」兩人結束了通訊，沈洛年收妥牛精旗，飄身而起，對著白宗的住宅區飛了過去。

沈洛年在屋頂上等了一陣子，過了片刻，他目光轉向樓梯出口，卻見狄純突然蹦了出來，沈洛年微微一怔，還沒開口，狄純已經奔近，開

心地說：「洛年！你要帶我們出去玩嗎？」

「啥？」沈洛年一愣，卻見奇雅、葉瑋珊正走出樓梯口，奇雅正開口說：「小純，那是瑪蓮胡說的。」

狄純一愣，笑容消失，失望地說：「原來……不是嗎？」

「沒有胡說、沒有胡說。」瑪蓮在兩人後面笑著躍出，她奔到沈洛年身旁，抓著沈洛年左臂搖晃說：「洛年本來就要帶宗長和奇雅出去玩

，只是沒打算帶我們而已，這要靠自己爭取。洛年，讓我和小純一起去吧？好啦、好啦？」狄純見狀，有樣學樣地輕拉著沈洛年右手，但她倒

不敢開口，只一臉企盼地看著沈洛年。

葉瑋珊已有點尷尬地走近說：「我本想請奇雅一起去，這樣存得該比較快……但是……」

沈洛年已經大概知道怎麼回事了，知道奇雅要去，瑪蓮當然想跟，瑪蓮大概怕一個人不容易得逞，索性把不知道狀況的狄純一起叫來……

沈洛年還沒開口，奇雅已經說：「若覺得不方便，別和瑪蓮客氣。」

「奇雅，妳該幫我說話啊！」瑪蓮苦著臉喊。

「又不是去玩。」奇雅沒好氣地說。

「沒關系，來了就一起去吧。」沈洛年說。

「太好了。」瑪蓮笑嘻嘻地說：「洛年，今天你救了阿姊，還沒謝謝你呢。」

剛認識時雖然覺得有點受不了，但相處久了之後，沈洛年倒也不討厭直率的瑪蓮，他苦笑搖搖頭，放出寬三公尺的凱布利，五人分別跳上

，沈洛年讓凱布利充入妖炁，帶著四女往東北方天空飄，一面說：「小睿和志文沒跟來我比較意外。」

「我警告過了，蚊子要是跟來我就教訓他！」瑪蓮得意地說：「小睿剛好不在房間，算她倒楣。」

狄純抿嘴笑說：「小睿姊應該是去找宗儒哥了。」

「對喔。」瑪蓮點頭說：「小純好聰明，有男朋友就是不一樣。」

狄純一怔，紅著臉頓足說：「哪有啦！瑪蓮姊！」

瑪蓮笑了片刻，往下方望瞭望，見離地越來越遠，她吸一口氣，體會著炁息逐漸湧入身軀的感受，一面說：「舒服！這次道息似乎真的增

加不少呢……這兒已經比以前多了，洛年，打算帶我們去哪兒玩啊？」

「遠離宇定高原，然後離地個一千公尺，息壤土的影響應該就很小了。」沈洛年說。

葉瑋珊也正在引炁入體，她一面說：「我已經請人製造適當的器具，可以善用這個新寶物金烏珠，不過戰時儲存能量不便，久久才能用一

次，可能得考慮找一群引仙部隊在旁待命。」

「說不定用不著。」瑪蓮笑說：「今天洛年一放霧，鑿齒、刑天就死命逃，被洛年追著在後面一路往外殺不敢再來，洛年一個人可抵千軍

萬馬，我看他們明天說不定會撤退。」

「洛年又放霧了？啊，我應該去看的。」狄純想想又為難地說：「可是我怕看殺人。」

「咦，小純見過洛年放霧啊？」瑪蓮意外地問。

「對啊。」狄純甜甜地笑說：「洛年當初救我的時候，就是用霧逃出來的。」

「小純好可愛！阿姊抱一下。」瑪蓮一把摟住狄純，一面笑說：「真不懂洛年怎麼不把妳收了當老婆？可便宜了那個玩魔法的小鬼。」

狄純臉龐紅著說：「瑪蓮姊，別胡說啦。」

奇雅白了瑪蓮一眼，轉頭望著葉瑋珊說：「洛年出手雖有幫助，但我們任一面城墻都有四公里寬，轉仙部隊又只有萬餘人，對方不難找到

空隙攻城……今晚提早收兵該另有原因。」

葉瑋珊也認同奇雅的說法，顰眉低語說：「這是為什麼呢？」

「因為天黑了吧？」瑪蓮還抱著狄純，一面輕笑說：「鑿齒想睡覺了。」

「不會是這樣吧？」葉瑋珊好笑地說。

「不過當初鑿齒和牛頭人作戰，確實也不在晚上打。」奇雅沉吟說：「難道妖怪不喜歡晚上打仗？」

這時凱布利已經凝停在高空中，雖然仍能遠遠看見歲安城、宇定高原的形貌，但已經隔了數公里遠，道息濃度應已不受息壤土影響，沈洛

年無所事事，聽著三女對話，想想突然說：「會不會是習慣了晚上修煉？」

「什麼？」眾女一怔看向沈洛年，沈洛年接著說：「月圓之時，月華牽引，道息最純，此時修煉事半功倍，月圓前後數日內都有類似效果

，今天是陰歷十九……怎麼，妳們都不知道嗎？」卻是沈洛年看眾人都瞪大了眼睛，終於停下詢問。

「真是這樣嗎？」葉瑋珊詫異地說。

「洛年你不說誰知道啊！」瑪蓮跟著哇哇叫：「我們又感覺不到道息。」

「我們也該晚上修煉嗎？」奇雅跟著問。

沈洛年一怔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這是懷真過去和沈洛年聊起的事情，也就是她總在月圓幾日吸取道息修煉的原因，倒不知道對人類修煉有

沒有幫助。

「引仙者和妖怪一樣辦法煉就對了。」瑪蓮說：「以後我也要晚上修煉！」

「那妳什麼時候睡覺？」正引炁的奇雅說。

「呃？」瑪蓮抓抓頭說：「沒月亮的時候睡！」

「每天月亮出來時間都不同喔。」奇雅沒好氣地說。

「月亮不是只會變大小嗎？」瑪蓮一怔說。

「時間也會。」奇雅說：「隨著盈虧變化，每天月升時間都不同。」

「真的嗎？靠！我都不知道。」瑪蓮大吃一驚，轉頭說：「洛年這該怎辦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沈洛年搖頭說：「我不用修煉炁息。」

「知道月亮會影響，已經是個大收獲了，等和平後再慢慢測試適合的修煉方式。」葉瑋珊頓了頓說：「如今隨時會打仗，能睡飽的時候還

是要睡飽。」

「也對。」瑪蓮一轉念笑說：「他們既然晚上不打仗，我們要不要試試半夜偷營？」

「那兒有大刑天坐鎮。」葉瑋珊搖頭：「若在城墻附近，一般轉仙部隊遇到這種強大妖怪，還有逃竄的機會，到那兒完全沒法應付，除我

們之外，部隊會死傷慘重。」

「也是。」瑪蓮有點喪氣地說：「但我們在城墻旁砍鑿齒也沒以前砍得爽快，只有妳們的道咒之術沒差。」

「還是有影響，不斷開啟玄界之門，也會消耗炁息。」奇雅走近葉瑋珊說……宗長，我引妥了。」

「麻煩妳了。」葉瑋珊將金烏珠遞過，輪奇雅灌注，跟著自己繼續引炁。

「咦？」瑪蓮這時突然低呼一聲，松開狄純自語說：「接通吧。」

「怎麼？」奇雅一面灌炁息進入金烏珠，一面問。

瑪蓮皺眉說：「臭蚊子找我……喂！又要幹嘛？」最後兩句話自然是對張志文說的。

瑪蓮側耳聽了片刻，又說：「那現在誰在負責？……喔……嗯……你幹嘛不直接跟宗長說？」

和自己有關？葉瑋珊一怔，目光轉了過去。

只見瑪蓮又聽了片刻，突然笑罵說：「喔？真的嗎？……還要幹嘛？……誰管你這麼多！……什麼？去死啦，我回去再找你算賬。」

結束了通話，瑪蓮見眾人都看著自己，她抓抓頭說……宗長，蚊子有件事要我問妳耶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葉瑋珊問。

「他和阿猴，還有無敵大和小睿四個人，被小珠、小紅和幾個千羽部隊的女孩找去慶祝了。」瑪蓮瞄了沈洛年一眼，嘻嘻笑說：「聽說那

些美女本來先去找洛年，卻被拒絕了，她們好傷心。」

「啊？」葉瑋珊一怔，轉頭望著沈洛年，擔心地說：「是因為我……」

「不是！」這女人毛病又犯了，沈洛年搖頭說：「妳找我前我就拒絕了。」

「這樣嗎……」葉瑋珊似乎不大相信，瞄了沈洛年兩眼。

「反正我們也是好幾個美女，洛年又沒吃虧。」瑪蓮抆著腰哈哈笑了起來。

「仗還沒打完他們慶祝什麼？」奇雅皺眉說：「可別喝醉了。」

瑪蓮歪著頭說：「有無敵大跟去該不會吧？而且等我回去發現那渾蛋喝醉，他就死定了。」

「瑪蓮。」葉瑋珊說：「志文什麼事找我？」

「對啦，差點忘了正事。」瑪蓮笑說：「蚊子說，我們打仗的時候，千羽部隊除了在空中飛，也不知道能做什麼，他也沒時間指揮，想問

問該怎麼辦。」

葉瑋珊這才想起，平常千羽部隊都是張志文在統領訓練，但是打仗就沒人管這件事了，難怪今天總是沒什麼章法地到處飛來飛去……葉瑋

珊沉吟說：「我倒有事情可以請她們做，明天開始，我暫時直接指揮。」

「另外還有一件事。」瑪蓮又說：「我們正打仗的時候，東方大陸的總門搜索團，好像傳出警訊，聽說是遇到什麼有組織的妖族，有不少

人受傷，那兒的千羽部隊得到消息後，用輕疾傳訊回來，問該怎辦。」

不會是狼人吧？告訴過他們別太深入陸地……葉瑋珊和沈洛年對視一眼，才接著說：「志文沒讓她們把輕疾分給總門部隊嗎？」

「還沒吧？」瑪蓮歪頭說：「我不清楚。」

這也難免，畢竟是直到四天前，在沈洛年逼迫下，總門才和白宗暫釋前嫌，攜手合作，跟著就是忙碌地備戰，一時也沒人管島外的事情…

…葉瑋珊想了想說：「有告訴夏將軍嗎？」

「有。」瑪蓮說：「夏將軍好像要他們盡速撤退，現在這兒也沒法派高手支持啊。」

「夏將軍有下指示就好。」葉瑋珊轉念說：「關於千羽部隊……小純。」

瑪蓮使用輕疾時，狄純已趁機躲到沈洛年身後，此時突然聽到葉瑋珊呼喚，她意外地探頭說：「宗長姊姊？」

「她們沒輪班守城的時候，妳暫時幫忙訓練她們如何？」葉瑋珊說。

「咦？」狄純吃驚地說：「我不懂得管人的。」

「我來管理。」葉瑋珊微笑說：「妳飛行技巧最高明，幫忙訓練就好。」

「我……我不知道。」狄純望向沈洛年，沈洛年卻轉開頭，不管她懇求的目光，狄純嘟起嘴，拉了沈洛年衣袖一把說：「洛年……？」

「幹嘛？」沈洛年哼哼說：「自己決定啦。」

「我怕做不好。」狄純膽怯地說。

「沒關系的，小純。」葉瑋珊笑說：「我們都會幫妳。」

「洛年也會幫我嗎？」狄純說。

「不會！我忙死了。」沈洛年見狄純咬唇猛扯自己衣袖，好氣又好笑地搶回衣袖說：「別扯了！」

狄純縮回手，見葉瑋珊還看著自己，這才低聲說：「那……我盡量試試看。」

葉瑋珊微笑說：「太好了，千羽部隊都是女孩子，讓志文管理畢竟不大方便。」

狄純一轉念，突然輕笑說：「因為都是女孩子，所以瑪蓮姊才這麼生氣嗎？」

「我幹嘛生氣？」瑪蓮愣了片刻才想通，她臉一紅，沖過來伸手要抓，一面嚷：「妳這小丫頭不想活了！」

狄純騰身一蹦，黃光倏然冒出，仙化間雙翅急展，飛出凱布利外，一面笑說：「瑪蓮姊饒了我。」

這樣怎麼抓得到？瑪蓮指著狄純笑罵：「給我回來！」

「不要。」狄純紅著臉笑說。

瑪蓮目光一轉，煉鱗仙化間，猛然引炁一爆，以爆閃身法倏然沖上狄純身旁，向她腰間急抱。

狄純不禁一呆，自己若閃開，瑪蓮豈不是摔死了？而爆閃心訣又是瞬間移位元最快的方式，狄純才這麼一遲疑，已經被瑪蓮一把抱住。

瑪蓮這一抓，怕癢的狄純渾身發軟，連忙向凱布利飛回，瑪蓮可不放過她，緊抱著狄純，搔得她不斷求饒，兩人在凱布利上亂滾。

「好了啦。」奇雅忍不住搖頭說：「小純若不是怕妳摔著，妳也未必抓得住她，真不怕死。」

瑪蓮這才放過已經動彈不得、軟在一旁喘氣的狄純，回頭嘿嘿笑說：「就算小純閃開，你們也不會讓我摔下去，而且小純心這麼軟，怎麼

可能閃開？」

這話倒也沒錯，無論是葉瑋珊、奇雅或沈洛年，都有辦法接住瑪蓮，但這舉動還是太過危險，葉瑋珊搖著頭正想勸誡，瑪蓮又說：「而且

我感覺全身都是力量往外跑……說不定……」

這話說完，瑪蓮體表泛出刺眼的螺旋狀熾亮紅芒，她身上的鱗片，也因為反射而映出一片紅，她炁息一進，突然騰空而起，在空中迅速地

幾個轉折，對空轟隆隆地連揮數掌，這才落回了凱布利上方。

眾人雖然都很吃驚，卻比不上瑪蓮自己的驚訝程度，她一落回凱布利上，就忍不住哇哇大叫說：「靠！好爽！奇雅，我不想回歲安城了！

奇雅皺眉說：「道息濃度差異影響真大。」

「一方面也是洛年之鏡的幫助，但最好還是別在這種高處玩，以免有意外。」片刻後葉瑋珊再度引妥炁息，她把金烏珠取回灌入，一面說

：「今日鑿齒和我們都已經確認了這種狀況下彼此的戰力，重點是明日，希望能順利擊退敵人。」

瑪蓮說：「今天開會，夏將軍說明天的主要作戰目標是毀掉巨木，這樣就能打贏嗎？」

「少了巨木，對方沒法破壞城墻，自然不會輸。」葉瑋珊說：「當然，若不是我們沒把握打贏刑天，也不用選這麼保守的作戰方式。今天

看到的刑天不多，出城戰鬥還應付得來，就不知道實際有多少……」

「刑天嗎？」沈洛年插嘴說：「一個大的，九個小的。」

眾人一愣間，葉瑋珊輕呼一聲，搖頭自責地說：「居然忘了你的感應能力，真是忙昏頭了。」

「這種數量我們應該勉強頂得住吧！」瑪蓮想想突然皺眉說：「洛年，大只的大概沒人打得過，交給你吧？」

倒是可以試試，雖然過去遠不是那只巨型刑天的對手，但後來學會了更恰當的移位換形之法，時間能力也有提升，還掌握了「變重」的方

式，說不定可以一拼，不過那傢伙身邊滿是敵人，可沒法單打獨鬥。沈洛年想了想說：「那只可能不想靠近城墻，越強的妖怪，越討厭那種地

方。」

「那就太好了。」葉瑋珊松了一口氣說：「暫時可以不要理會那只。」

「但會不會直接飛沖入城中我就不知道了。」沈洛年說：「他應該有這種能耐。」

葉瑋珊一怔，思忖了一下說：「刑天畢竟不是虯龍，不能持續飛行，城中排斥道息效果只稍弱於城墻邊，妖炁大幅降低情況下，就算是大

刑天也頂不住眾人圍毆，他若敢孤身沖入，眾人合力，該不難對付……他不像我們有洛年之鏡，城內待久了，說不定連槍彈也能打傷他。」

這也對，那大傢伙若自己一個人跑到城中，別說眾人合力，自己出手應該也能順利砍殺，倒不用擔心此事，沈洛年想了想說：「在混戰中

，我若有機會的話，會幫你們殺刑天。」

「對啊！」瑪蓮笑說：「洛年無聲無息、神出鬼沒的，今天救我的時候，一冒出來就宰了一隻，嚇得另外兩只死命往外逃。」

葉瑋珊只怕沈洛年不肯出手，閑百大喜說：「若真能把那九隻刑天殺了，最後集中高手對付那只大刑天，轉仙部隊就可以往外驅趕鑿齒，

才能真正占上優勢。」

「太好了！贏定了！」瑪蓮想了想，突然側頭問：「不過為什麼洛年你用手殺的人和妖怪，很多都冒出一大片霧之後幹掉啊？那是什麼怪

功夫？」這問題注意到的人其實不少，不過這功夫頗為詭異，敢當著沈洛年面前問的，瑪蓮還是第一個。

沈洛年倒沒想過該怎麼回答，只說：「那是種逼出水分的功夫。」

「是闇屬玄靈的功夫嗎？」葉瑋珊也問。

這件事不適合多提，沈洛年搖搖頭說：「別問了，與妳們無關。」

沈洛年既然這麼說，眾人不好再問，只好轉過話題，談起今日戰時的一些趣事。

一段時間過去，葉瑋珊和奇雅也交換灌注了好幾次金烏珠，葉瑋珊終於低下頭，看著金烏珠說：「滿了？原來需要這麼多能量。」

「回去吧？」沈洛年問。

「欸，多逛一陣子吧？別急著回去。」瑪蓮叫：「去哪兒玩玩如何？海邊？」

沈洛年倒是無所謂，望向葉瑋珊，看她怎麼決定。

葉瑋珊想了想，搖頭說：「太遠了，鑿齒晚上不攻城只是推測，我們不能離開太久……不過如果可以的話，在這兒多待一陣子吧，我和奇

雅趁這機會多補點炁息回玄界。」

奇雅贊同地說：「也好，這兒快。」

五人就這麼飄在高空中，或坐、或站，葉瑋珊、奇雅兩人專心引炁納入玄界，不大說話，而狄純只要黏著沈洛年就覺得安心，也安靜地坐

在一旁，不過瑪蓮可有點氣悶了，她忍不住拿出刀子對著空中亂劈，反正此時炁息豐沛，她乾脆鼓出一波波亮紅色刀氣破空往外亂射，一面大

叫痛快。

這麼搞下去會不會引來強大妖怪？沈洛年正想勸阻，突然微微一怔，轉頭向著西方攔妖河對岸看去。

「怎麼了，洛年？」一直很注意沈洛年的狄純，好奇地問。

「等等。」沈洛年臉色沉重，瞇著眼遙望，但畢竟隔了挺遠的距離，還看不出所以然來。

瑪蓮也注意到沈洛年表情不對，收了刀走近，望著狄純說：「小純，洛年幹嘛啊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狄純擔心地搖了搖頭。

「是今晚才來人界的嗎？」沈洛年低聲自語說：「這可麻煩了。」

「什麼啊？洛年。」瑪蓮忍不住了。

沈洛年看了瑪蓮一眼，目光轉過，見趺坐著的葉瑋珊和奇雅注意力也轉了過來，他深吸了一口氣才說：「似乎……從西岸來了幾十隻刑天

，其中大概有五個大型的。」

眾人一愣，都變了臉色，瑪蓮張大嘴，呆了呆才說：「真是刑天？會不會是別的妖怪路過？」

沈洛年搖搖頭說：「那種妖炁是刑天沒錯……不同妖怪的妖炁都有些微的差異。」

「這……這怎麼打啊？」瑪蓮瞪大眼睛說：「洛年你能殺光嗎？」

「呃？」沈洛年瞪眼說：「別開玩笑。」

葉瑋珊猛然站起說：「我們快回去，找夏將軍舉行緊急會議。」

還開什麼會，這時候應該快逃命吧？沈洛年望著葉瑋珊，終於還是沒開口，只將凱布利往斜下方一轉，快速地向歲安城飄去。